



遊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舒先生書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泰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
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
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

京師

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弥

日恍然如懸帟交辟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
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
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或親時

有所得秘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
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置弟子籍中由是日獲
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
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為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神也道
明則氣清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
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
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决江
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
山轉石襄陵潰壑擊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雲登之如太空
攪之如綺紵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其難也

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為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
并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
子厚宋之歐陽脩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
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
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闕賴太史公起而振
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為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
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
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妍無則晝
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
暢之當其發難折辨紆餘反覆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質而

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
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
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其之獲見知於公
者又何幸哉是下大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
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
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
以為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
以為是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
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
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慙妄以

為古人之言有是而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為得之若以
古人為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為俗人所笑今足
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叙述大意甚美士
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
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
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休他人之我先彼未為無見但立
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
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
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帥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
也故繼以為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

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上胡先生書 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斯道與為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為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為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

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益多則以為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

德文章聞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
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
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
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
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
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
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
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
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為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
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某說而
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為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
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
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
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
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
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
思見焉同門者相我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
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為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
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
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

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
為善期其至於大者耳其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
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
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
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
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為可樂始者
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
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
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
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為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
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
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之榮盛時声色可
以適其心與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
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為宜然耳其心弗以
為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
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
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
改容而加札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
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

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
結人之恩報者非私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

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尔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
多急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歎而上
無樂善之名而其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其眇尔之小子
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為齒甚少為
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為奇
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
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為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
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為言於乎執事與太史

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
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為慄然惧而怛然不自寧者也
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
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
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
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
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為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
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
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
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

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柏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授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為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為斯道喜而其人知之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其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不宣

與友人論井田書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興墜地已

久見今國家法立今行足以乘勢有為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為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如見吾之杖屨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為可語斯事故出而示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為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機贖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飲血而啗毛衣皮而寢車為巢為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為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

室

室上疑
院宮字

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

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
大脩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
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
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為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
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
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

其端已見矣桀

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
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為而少哉今天下喪亂
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

不換王莽嘗行證之以為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

為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
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
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
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
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尊之唐太宗
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
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
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
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

公田通力趁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
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為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
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
而自詫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
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
僕鄙固之意以為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
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
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
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
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為陳涉韓信非有陶

之富而豈富者為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
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
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
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
且終身為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
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
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
可不以井田為治士夫大安之豈智顧不如愚者哉抑習
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
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

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為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為辨性頗質又不喜為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答劉子傳善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喜第所以道與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尔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付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

持名夫早為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

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况文章一藝耶是以不

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為之發熱况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愛王者見白石即以為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為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為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

甚僕私竊憤之以為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為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訛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群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况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眾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

平日有

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

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耶足下以宏立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為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為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為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暨發略陳固陋

吞王仲縉書五首

僕為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徒然與世浮

沉非有超群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道德之與未嘗
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
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
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
胡先生屈己推獎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
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
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己避之况
眇尔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為不引而稱之則
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
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
為遜

為遜則過於所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
遷天迂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迂善紀事縱恣豪邁紀
苞括無態也後乎迂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
之庶幾迂者不可得也迂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
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
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願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听而溺
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
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
於吾珠乎月之明且潤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
之而愛珠者寧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

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是下遂以迂實之得無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為愛不若規其過之為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則懼諤諤則喜今之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勗僕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 騷享大壁之為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為報不敢徒然取而 然已也

虛雜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

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已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是下之念僕者乎有如是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為文者乎則當求之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是以為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是下終日之語默起乎奉上取下道未始不

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字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給而為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仰出矣能日澹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之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又

與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執家兄長侍史俞允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為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旣偏卒之學為奇怪終不可成而為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

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為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首謂於司馬迂班固則迂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與古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為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

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鼯狝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是下之所為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奇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為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体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使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覆之体裁以正之体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夔而不足以為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為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断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

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者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頃時相與議論有益也不宣其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沈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咎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

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為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願認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為師俟後世之知已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况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為之歛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

行之懿承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為相
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
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
著書者非好為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
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
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
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
以啓昧幽而垂矩則耳不戾其所為也是以學者傳而信
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為名而
已爾齊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
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
奚以為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
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
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誠其身乎則雖
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
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
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
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
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克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声中
乎律其周旋中乎礼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

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矜千
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
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為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
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為弗及至於讀其
傳者猶慨然想見其為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為昌言
者矣有為政論者矣有為論衡者矣如著著疑下所稱著
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
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
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為亦有所不暇為矣每見
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為言言往往畔於

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
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
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
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亦
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為職者
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
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
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
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

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使書以傳僕雖
驟其為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
惟孔孟為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
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
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
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
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
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
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嘗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
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

示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
以著書為勸

與郭士淵論文書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
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為加
安而食為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
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特
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
以長其辭辨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
離旅寓之思為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

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為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是為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為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為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為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其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入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備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

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為謝林君如意問學以法六經為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凡當不一叩而已也

荅俞敬德書

其鄙樸慙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才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怒勤甚至其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好譽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為

長髭如轉尤步

為當也所喜者不可

學彼皆自以為出群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况足下秉深達之識謹直之論乎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為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為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况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

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
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與同輩諸而

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
仕宦者不足道以為聖賢之學自可以立外至

者不足為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
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

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為
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

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
若爾迄今又五六年閱理茲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

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
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

不自放於俗每無有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為言語道
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

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
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

毫學耆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况大賢魁儒如曾子
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

某為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
下矣然是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

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
頓足撫掌如聞怪声且欲來睨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
以告其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
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
上之人為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
識者見之下應乃爭論輒笑之下為愚此殆與兒輩之見
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
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為怪此可嘆也有志者
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
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
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
久不敢與人往復感之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
不能自遏聊摠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
餘候相見盡談

荅林子山書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惧無所聞以為
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况吾兄之
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
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
惟以過相諛譽為知愛謬為恭敬為盡礼切磨箴規之益

蕙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元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事故直明之幸無以為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衰筮獨孟子湯

懼堯舜之愛民

且孔子之

則何不可之有惟

夫七情之發為物所蔽則或汨其本之

故聖賢立教

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為晁明太

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

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非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為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况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豈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况聰明察

理過人遠甚矣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為弗知以試其耳
其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為
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與葉夷仲書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
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
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
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
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温温乎
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為書

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為憂
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
不自勝以為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
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
床下以受教

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

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為不讓
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為善守法以陷
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
痛深惧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違違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
有遺行道常若豺狸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即震魄

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授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老傷弓之
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

不可奈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
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
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
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
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禳未終趨五
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此流俗訾笑以為迂而某行之
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
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為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

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非之躬之者此也惟之者

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
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
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
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
走矣是豈足為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
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哉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

之所稱
固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
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為喜戚而豪傑
之士而著於來
爵祿而貴者此真實也周之顏閔

漢之郭 知所依居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
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声光炯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
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称者貴賤果何如也使
得希此當復不恨况事变之来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
也此数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其闇劣菲
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决
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
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
而塞諸孤之望

之以此

也惟執事

以教命焉

其可曉也

先人之文者而副執事乎

盛德宜可知

與葛誠夫書

京師人來傳至所惠前月四日書始讀而憚然再讀而悚
然敬一作驚恍然自失而不已徐而尋之乃知足下待某者
甚至望某者過高而所以自期者甚遠且博也東陽至京
師千餘里某嘗與足下交凡四五見夫見之日淺情疎而
易忘道途相遠則意怠而不思在人皆然今足下乃枉問
垂教嘉其名譽而勉之屬屬乎其情懇懇乎其言皆僕之
所不敢望而得者乃忽見之此所以喜也然人之称某者
以文而某初不知其可称與否藉使可称亦何譽之有古

之人未嘗以文名非惟不以名亦不知為文也道德集乎躬發乎政教則可

約而明質而簡不然則而昧誕而枝故因其言而考其

德生乎千載之上不能逃乎千載之下其醇與駁一舉目

而瞭焉如見其心腑道而已而道者

非難知而不可行也其原出於天其理具乎人其事行乎

君臣上下父子内外之際而不外乎居處語默挹讓視听

之微古之明此道者莫盛於孔子莫詳於子思莫要於孟

子而孔子教人不過乎孝親敬長信友子思以為之

不遠人孟子謂道若大路然

論非若老氏

從之也

要詭或使人

下乃遐親覽

人所謂無宵冥之間天地萬物之使暇則

加諸意則所謂道者果何道耶易太傳所論陰

陽之道天地之化生生而不已者驗而察之可知也足下

謂淵乎若虛宵乎若微曠乎若無偶沛乎若有為是不幾

於老莊之所謂道者頌好為大言者多遺近而務遠棄

人而徵天大傳之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之言上天之

載皆推此道之以善一性而

歡衆人日用而不知過能所其

意豈不欲人是

於怪往往而入於異端

也其今之所以知

學之若其容貌声音不

可接矣獨以其書耳書之出於聖人之言及刪而定之者

今與經無故盡心於求道者

乎六經猶

穀粟察飢芥以為斷火以為

足下乃獨外之而求諸

習靜之際聖人之教人曷嘗若是

之道矣

近而身而家而鄉黨遠而國而天下上以事君下以治民

而聽訟理財讀律平量為約束以教人生產樹藝畜牧

均之使勿爭道之使無倦大而治曆象順時令祀神祇脩

紀綱飾義文理兵律皆學道者之所宜講而行者非出於

之外也安可不加意乎此某之愚未解而悚然驚恍然

自失者也

美

足下苟欲質

是非則孰

遠以見

使某決其

如何非待集之至

此言倘言有

所而不

之責發而陳之又恐獲罪足

下而招訕上之議然

者不謀道久矣有好之之心

每患於自是虛心以擇善又患朋友之不言私心竊高是

下所務過衆人而異於流俗也故不敢隱其所言足下或

不以其卑近而辱教之求為至當而後止豈不美哉

與許士脩書二首

希魯來知是下也就校師甚以為喜是下行方志果樂古
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
僕喜者非為是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
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
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為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
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為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
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
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致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
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為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
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殘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為人言
之可也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為宜
然者獨是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是下時是下窮居無異
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
是下為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
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
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
然使執筆從是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
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

之道其功用甚大是下毋辭且讓為也古人不苟著
書冀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况是下不以貴賤動心

者

之累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

朽矣

乎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

相遠殊悶悻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譬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為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為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

所取之異耶雖然後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鄭叔度書六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遠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

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

之弊已甚老

者已死少而狂者不復知有經術汨汨務利胥夸世以為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魚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飢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

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

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

人少之時鄰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為迂雖姻連密迩

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為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

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於於疑輩先人之意

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

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

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

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

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發無所往故至于足下

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為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為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曜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群突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意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為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今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辨正周禮始成書欲脩邑先達事行為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

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弥日不能自解
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
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
為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
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
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
禮之所論著率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
直端大

巔極乎目之所至而

海淮泗

則見但繹鵲周見齊

百勝薛梁鄭衛

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

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
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縱

智以談於

人終不暢達而過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

之知

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

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己甚夫屈原之離騷憂

世憤戚呼天自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

辨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

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於其

徒寢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

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為
得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而飾其合
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
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為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
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為六朝之過而安
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
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
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
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
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為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

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
至哉後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
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
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
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
顧矣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
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
假紙筆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
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
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

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為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夸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慙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諫多聞者為友乎向而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權釋悶者不為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

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意不適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為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尔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為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

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也然非為文也為斯道之不
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少者數十篇雖
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為文哉
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
言語為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
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為文也
游夏之學為當今之游夏

之喻世之學為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

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
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艷眩采色窮精

慮而為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

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實為以朝禍者此昔
人所嘗言不易之吾兄惡其出僕之而非之殆非

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
以下斯道不明為士者以文為業能捺筆書尺紙為一時
輒自負以為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
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為道可乎
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
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為過也使漢
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有今文之所載非

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
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
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為文而
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
也膏不加而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
之文不加而自不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
而不繁決其肆而不流簡而不竊古句探陳言者
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
耳何足以為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
易為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
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脩於衆人
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
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
賢人也辨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礼弟子從
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文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
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為孔孟累也直為後世
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
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
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為朋友而不
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

而數來乎夫人性質固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與與之詡笑往復者為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感否則以為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為友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

僕每自思

人有過

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

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污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辨之不明不措也僕惧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高其辭以輔不逮不宣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

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為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敬愛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為世人則以為白僕以為是世人則以為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喜其慇懃之好

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為僭

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南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

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
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一
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
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
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
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
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為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為
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為志道家以無名為大善將兵者亦
以為智名為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然卒以招謗缺
於當世况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過

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債敗宋
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
重名然為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
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
不取亦安敢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

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為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
之所得者大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
以傳萬世能盡而克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
以為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
否則不為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

於愛僕以僕不能闕重為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不宣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為可常以離違為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為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為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為札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為推札義之族為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字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為本惟伏令伯

老先生盛德實行享有遐壽恩札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與言悲恒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敬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况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其寫類集各截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為最疏闊每抵掌論議可之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畧無有成

而虛名為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觀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疝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辨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壯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為憂汲清泉淪麥餼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乏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為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

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

從執筆遺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為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辨丈令兄叔車得子

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甚

爍耀二生娶婦未養浩兄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

嚴頗聞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見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伏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為
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
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
有所書頽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為何語
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辨其故豈
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為戲耳足下與僕平居
忘其崖岸甚至奈何以醉人戲語為真而不忘於言乎使
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
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
其姓名雖強記憶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

不置喜愠於中况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人不求

必形於夢寢為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
有槩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
近乎然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為相知
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
所喜者年來奔走事变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
坐名字為人所稱道故為所忌耳去年夏為仇家誣辭所
及幸得脫至冬又為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
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
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余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

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
安而後為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戇愚然其行事足下
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
相規乃若是天者果何為命者果何為士之處世果何為
而可使為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為惡從欲合之而不可
合也况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為善為天所福乎僕前之所
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
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
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
當為此不當為彼語曰寧為死全無為玉毀此無識者之

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夫玉我而
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為美耶太史公之
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揜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
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邪薄公邪後世乃定今
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曾
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遊辭
頗自厭恥欲求為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
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
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
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

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
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為僕所望不宣

心齋集卷之二十三

書

謝太史公書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
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為職雖樗朴不才如某
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
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
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愈
禮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恋不能自喻某少
頗自負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

識脩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
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為當然咨賞歎息喜溢頰面某
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者夫人之相
與友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
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
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授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
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
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
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
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

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
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
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
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祖而族人各以
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
人皆拱而听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
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礼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
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
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聰者亦未并志一力以
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

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後知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過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

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請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來今准下此猶當著一書摠所蘊畜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其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

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
持任而至者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
之冠揖讓而進必大驚駭以吠信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
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服豈願信信者之愛
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有時豈務流俗
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
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為貴乎得於
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
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
解事然亦未達乎理乎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已書其
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為
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
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
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
可語辭讓而已見唾見善皆不及著一作知自謂可寡過大
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
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
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與采苓先生書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來

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
 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
 違其所安執事之為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
 心殊歛然未嘗斯頃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
 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
 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為報而
 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為禮獨於
 言則嘗求於古人而得之於心雖聞執事之所自知然
 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
 習之陳言以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

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

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令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
 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之日隆必

有所基而其衰亦必有所漸為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
 畏近似之漸似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
 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
 危以幸為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
 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為無憂然為之後者可不思
 其漸而戒之手人莫不曰為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
 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

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

家見而致

我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
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為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
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為事鮮有
致忠愛之言者其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
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為獻其可听
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
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塗雖遠當當會晤
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為慰某鄙劣無
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
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
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指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
仄不知所為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
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
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
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
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
天命為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

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
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際不為時
俗变迁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
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
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
以久而弥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
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
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
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
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常斯頃忘哉使有餘者
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
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斂
貧而無貲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
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
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
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迹言必察固
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樓希仁書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辨於辭也文章雖
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

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声和而音雅詞切而
義明理約而不乱端多而不複听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
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乱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
以蛮音俚說嘲哦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
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
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為耶詞之美惡人之
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為之甚可
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
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
與之言

果何人耶是下之文譬言如趙人與梁人

声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
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為人之
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
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听之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
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為難而
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
喜是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訥且慙也

荅俞子嚴書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
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

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
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
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為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
歎焉為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
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為此言
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
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
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
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
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
為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為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
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為似古人未為過也雖
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為學而充乎
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為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
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願款似非流俗之相給
誑者故畧據意可否無所闕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
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
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
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

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弥年即忘不省加以踈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為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為愚或詆僕為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

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類閱輩所至以為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為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為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為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

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為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
之為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
善一已直易易耳况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為文
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
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
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
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為憂如吾兄者誠不多
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
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答錢羅二秀才書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
兄書大有所稱儼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
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礼者曰儼人必於其
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儼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
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
以子貢比孔子楊雄以常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楊雄
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

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儼聖賢而其
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
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儼之一不當且若是况其何如者

而以擬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為其可哉指鈞
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
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
為過言則笑以為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
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
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
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
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
豈能追作者之体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
竊恐識者以為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

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楊雄韓愈皆傑然儒者
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
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
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
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
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
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
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
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為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
之既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

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
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
蓋將習之以異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
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
不愧乎天中以不忤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
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擬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
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惟二兄亮之所須二文
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朱伯清長史書

昨承誨及諸薦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
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為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
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
交以為未久不耳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兢兢然恐招
人之踈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為友而於身無纖
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
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
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
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倘有所取而不以告
是取慚者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
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行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

天下之事

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

禮樂之要

世綏民之術樂患俗亂之才莫不精究而歷

試之故周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

於囊汲水於河似似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

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

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為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

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克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

地以抗萬金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

子睚眦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

磅礴宇內脩明教義和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

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

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

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

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

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

不為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為之不寧朝廷

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

問之之切僅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

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重

重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

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
雖非人力之所能為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
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
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
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
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
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
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
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
家哭巷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
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
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冊
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
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
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為然不敢遽以為然也必詳
察焉前人以為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
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
立言為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
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為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
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

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
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黜
之其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書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
不自勝旣而觸物遇時輒哀旣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
然而悲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辟氣存乎目者益
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
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
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
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
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
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
痛且惧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
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
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
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為銘且
盛有稱予雖少足以無塞無窮之悲謂先人之善諸孤之
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
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

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為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與某至愚雖不之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微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為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論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替而默相之者先人之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益將以有為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為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公碑太史公尚欲剛正未及如命

與蘇編脩書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闕不知

歸期何時而其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徒
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
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
弗畱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竊取異聞怪說以
實其事或不知其性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
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
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
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
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

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
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
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為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
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為學高觀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具
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
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
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羅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廷身
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
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

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面之也于載
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
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
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誑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
於朝歿不返壑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亦卒光明于後
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
一時之私意大者辨其誣于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
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
也今執事居於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
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
論以論譔之作為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迷焉何以
能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
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者而且嘗為人言事
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
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
以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
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
于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
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
謗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身

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
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啗公之傳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
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
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
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
見其不量力而徒為尔哓哓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
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漸已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
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
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
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

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

以体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
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
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
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
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尔故
卒一言之不宣

吞鄭仲辨書一作辨

昔者相與時木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
所甚畏以效太史公之難舉措疏闊事卒不成以為世俗

咲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為哉執事於群笑之時獨
若閱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
矣所面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
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為別還家事
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
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
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為他人
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侍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
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迓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
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
深厚而面報之心最為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
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獎其所至且以遠且
久者為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
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非莫
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
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
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
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為世所卑賤者
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俟
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

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其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未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入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已

以後微有所立相與

通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授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達諸天

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
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
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
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
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
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
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
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
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辟教

非況學之者固逐之焉以生昏之焉以死未嘗有一人
如其所謂道者邪以是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
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是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
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
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
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
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
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
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處而為
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

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邀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驚於声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

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一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

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
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閱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
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
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
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傍徨奔走而
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
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
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
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
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違盛意而取不
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
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
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
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
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
恃此頓首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
幸速以身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上 是慎書

名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
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

行滋詳二于自負為奇才至說是下輒弛然自愧以為莫
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
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
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
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
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為
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
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臆時時迫感督責不使有斯
頃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
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
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
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挾發竒秘以
與造化爭也然其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
雖為斯文喜然竊以為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願於道如
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竒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
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志
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
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
解耳左氏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
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

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書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
慙慙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
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况二千
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
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
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
惑也僕不佞願為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疑人必於其倫
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玉為同則可謂金與石為同則
不可為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為同道蓋金玉
之類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
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
其卑顏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而况憲哉
又况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
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
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
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
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答劉養浩書

在京師時專託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
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
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邪論次文章脩明遺事政
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
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
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
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
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
輩須盡心為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
許見惜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

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
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
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
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
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
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
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畱其事遠歸
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
何昔年携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為無
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

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異面談以盡不宣

與友人書

僕怠於為學而聞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褻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啟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踈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此者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

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合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為三達德此言為學之事以三者為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体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為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

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為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能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

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為至理何可以詳畧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為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為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竒自可乎其所謂以為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耻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

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况足下輩耶

與俞教諭書

其以祖母喪伏處堊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為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鬲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肯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其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為我謝焉

與童伯札書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旣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為則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為閭里光榮况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為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振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

服請見則人謂之何以吉服請見則葬尚未畢釋衰凌札
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
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
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况
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
共譁之坐是自懲創弥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
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
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
固難能而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
之師太史公嘗為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

曰鄉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
能回之以故其所為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
卒能大合其宗慕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
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
名其籍乎今三世果何以此致哉勇於為善而知輕重之
分故耳其所為法是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
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
堅一以為可焉一以為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為然僕觀世
之人不肯為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
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

之智烏足道哉是下獨能知其非是為子孫垂久遠之業
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為足
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為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
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書

答王秀才書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
文故有所論述恥為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
吾廬意氣願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異
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
之說為問僕豈能文者耶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
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為文人者不可勝計吾
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

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為子孫垂久遠之業
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為足
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為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
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書

荅王秀才書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
文故有所論述恥為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
吾廬意氣願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荅雅意且冀
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
之說為問僕豈能文者耶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
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為文人者不可勝計吾
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

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
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
為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
淑斯民政以養斯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
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為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
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
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
舍此以為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
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
以文為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
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
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
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
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
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
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吾不識其何說也苟以
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
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
文人之後耶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
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

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
皆有為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
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
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
是夸於時似有所為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
之士莫知其為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
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関乎道德政教者為書謂
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遠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
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僥常可喜
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為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擴浮華
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
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
於世俗勿為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為虛器勿以政教
為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
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荅俞景文書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
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
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
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於當時為天下所仰服故其

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
奪為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
賀以為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為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
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
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為其所稱者
因以炳自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
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
不免為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
不亦難乎故善為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
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
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
哉今是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首以其文則其非能
文者苟以其人則其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
於今垂於後世何為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
漓薄視人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
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
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是下不於彼焉求而以
其使誠美可傳亦將為人所輕訕異世俗之信且不能致
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其他日於
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為見某

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是下行義文學為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邪其無足傳邪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卷五脩德書三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辨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眾人蓋非為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書不惑且咲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為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

猥見引譽以為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為知固不可以為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為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為小人善於其所為者為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為君伊尹周公以是為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為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

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人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為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推人者昔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以張籍為同俗而譏裸裎夫昔雖同俗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

何必追較其昔者為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况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手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听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帶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情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

江密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為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為通或苟冒無恥以為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為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為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

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踣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貴富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為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

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竒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着也匪特文辭為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為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

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絕次不能扶幽探微明天人
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
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
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
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
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懈
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懈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
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
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滄偽欲為定次之多病未果舊
文稿想編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

少相為益之道也不宣

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
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
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
上以招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為勸于將來俾後生小
子有所慕而為善蓋舉古閭師鄙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
貶之柄而異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
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
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
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之辭亦恐其

卒歸于泯墜而况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
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于無窮焉可異乎是以嘗為
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
各為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
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為宦達既非所
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為
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為
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
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
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為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

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
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為
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等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
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
蘄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
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為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
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
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
所行為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為文豈以此等新奇
為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為淺事以道

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人謂之
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
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
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
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
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為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
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為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
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
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
寢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

心為日稍久覺向時過關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
矣幾盞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為大深可惧
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
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
書法未能遺辭已呼蘇子瞻為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
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辨駁不自
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為
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為吾
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
篤可喜不欲其專意於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

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為人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為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然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不宣

與趙伯欽書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

信國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為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氣作氣一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隳下乖至于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

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格于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
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
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
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
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
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
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
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
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則言自異今欲至
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

人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
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
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
論亦可為後世法非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
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
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
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
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
宋為上漢次之唐為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
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

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為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為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為方人好高而為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為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為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懇察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荅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

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為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嘗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為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遊辨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

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為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越卓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為士者以文辭為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為何事為治者以法律為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為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為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

民為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為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為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來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來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無細其為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頽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

而誰耶才高識明而智道萬善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息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不宣

與潘擇可先生書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聞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其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為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稱無須史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感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

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閱閱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礼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礼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為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為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

而過稱之則其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
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
不宣

答張廷璧書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
味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
以為隱荅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為妄妄過也而
隱過之尤也是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
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為世俗異味其辭信奇
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是

下雖然有志乎古寔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
所至者為準則為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
雖不專主乎為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
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
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
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為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
求為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義禮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
足以昌其言言是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
奇麗之辭於自謂趨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
果能為奇也

雪以為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

可喜徐而察之

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為奇也哉足下

之為奇固非

近味瀉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

質之本未善克而從

之未故耶不本之務而求

工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為美欲其華澤茂遂
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為不求工
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
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
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
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
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

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
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為能詩不可勝
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區也

莫

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
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
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
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
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傾
巧相師為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為忠近得陳元采書殊
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為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

繪畫以為古人復生令人慚恨

歸乎庸衆

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

之兄愛

也無以為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

慕

之誠今以寄元采是下幸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

以為教而不怪其為妄發也五詩中哭許

士脩詩最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

者行辭有未安帖者考之二者

漢魏諸作必自得

之此特末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答陳元采書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

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

堂序而為庸衆之趨也果矣是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

之事稱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

於是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為學之私志而

徒取其外之文競為諛言相傳道者以為容悅聞之慙而憤

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是下而

有得焉為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

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

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

能辨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

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札政教亦宜損益
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
理欲之辨禁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
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
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
徒每一思之懣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
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
愛我如是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
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
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
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
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為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
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
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
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
未至時之不忘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
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為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
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
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為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
振之亡衰經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

為慰其尊祖諸文為廷振而作者楚語為佳公輔銘雖傷
率易然不害為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
後不書其卒葬日月為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
終為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
辭可互見故然 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
漫不知其為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

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為更定恃與相知故一
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
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
蓄深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
以此下相愛不覺多言

答金景文書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為屬私念執事學行為人師
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
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擿蕪謬處見
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
故掩護其闕而不言邪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
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毀卒不
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慄慄而以弗獲聞已過
為惧幸有誹詆以為不肖人則大喜之

則小

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其意固出於見厚豈可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岩社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恥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為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為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為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

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實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為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為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并望見借當今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

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
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
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
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為可否
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
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荅林嘉猷書

昔在鄉間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
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為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
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

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
弥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荅吾疑也而有悟
之吾憂也而有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
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
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
心心以慙以得吾子故也迹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
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為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
浩乎其為辭克乎其為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
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
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詭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

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銳於
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
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
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
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
弗勇世故縻之于外而疾疢灾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
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
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
攻乎心以為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
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
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
不敢為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
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
無以喻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為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
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為當然而惡其譏病
且亟與之辨亦非也君子之為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
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
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
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猷猷蓬藿之中斯道
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為聖

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為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為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為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為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

東陵重山沂大川涉平蛟龍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為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為人所畏服夸翼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迹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為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辨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為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為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

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莫遠鬱鬱於其
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已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
已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為也嗟夫天
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
如不生賢之為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
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為及
物之政遠之為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
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
哉叔真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為然否也
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
從而有也能更之乃可尔

與陳敬齋書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
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予所
言者為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
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
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勸予也不薄矣
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歛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
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
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

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然
悲憤而未嘗釋然于竒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
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
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惧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
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篋然者
誠不足以塵吾抱佛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
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
不宜慮夫人之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
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矣慙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

無揚子雲亦甘夫覆醬餗耳大治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
為妖也今有人焉談衮冕絺綉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
之味于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絕然而怒謙
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為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
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為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
其操舟養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
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慙吾素志哉先生之素業
不務教以是言進一作先生之愛僕也嗟夫人以國士遇
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為斯文盟幸甚
復鄭好義書二首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為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為僕罪
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
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
以為養殆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
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
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
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
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
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
以人之言為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
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為可信其後門生
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
以不亡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
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為
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
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
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
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為遠由中人至聖賢
而不以為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
嘗敢乘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

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為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為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為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

之是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諢私心頗不喜以為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為美故嘗僭為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摠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為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為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則切過關輒頽爾变色以為發

已之短或陽受而陰踈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
不忍踈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
失未為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
之以為不足聽則忽之以為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
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
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
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
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
德不加進此於義為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
曰魯無君子者斯馬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

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
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悶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
失以為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為無
知者亦與為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
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
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
友之則吾亦將為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耶寧海雖
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
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
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

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為不知言而失入
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
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
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取於其間則烏乎敢
若編集成書者以叅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
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陳用中書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
習於俚俗詭語未磨礪以世務札節耳吾以為時俗驚利
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

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
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為然
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
方徵召大惧無以誨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
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為訓導職或
又謂足下好謹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
上下吾又以為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于君子不可以小
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
至同為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
遺闕甚者謂好琴伐多忌媚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

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
悔悟迂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恃
且自護甘為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為之大駭行數百里猶
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
人之當為君子而不可為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
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為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
人者矣未有願為小人而能不為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
在鄉黨為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為大郡師食
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己以率衆
而曰我甘為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為君子耶
之下一為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
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
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為斗升之祿也非以
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
知以求為君子云尔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
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為小人足下豈端為小人而走數
千里為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
畧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
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為君子
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為才伐已而侮人

言無可愛行無可善陰詭僻遠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為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褻裳疾趨以小人為的而復自以為是譬猶李赤之遭廁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圓咽為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為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是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為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為君子為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盧編脩希魯書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叅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 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嶺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

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
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曉
曉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
之脩學業之培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
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為熱
淚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為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
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瘦垂膺項間十人而五
初見大駭以為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
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踊貴在
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
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已之頑惰又以化
頑惰者使之知操心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
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
寡言之雖切莫為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
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
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
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
敢厭庶幾歲晚有釜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
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
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体其不足至乎

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為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畧報一二

荅胡懷秀才書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乎洽無所覲慕体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尤時得以書跡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猴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遺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為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進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為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

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嘗有一人以文相貶豈
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
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為末事
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
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
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
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
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徧也賈生
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
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魯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

我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
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為也以
之為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為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
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
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
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
得位无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
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
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
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

則沮謝墮獲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
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
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益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
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
哉僕今三十六固為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
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駛躡梢而逐伏櫪之駑
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
預歛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
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
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與黃希范書

教頽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畫
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急之風熾吾兄
以敷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
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已之長而下於少舍已之才而問於
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
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
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
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
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為俄頃斯須之計

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趨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贐以求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為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荅闕鄉葉教諭書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為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

繡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為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不為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為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為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

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
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
真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
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
於其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為二子輕重而序者
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
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
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
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
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

先王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
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
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
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為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
者不為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
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
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
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美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
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
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

行甚美可為湖學縉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